

永放光明的铁军精神

□朱益华

今年暮春我回铜陵，专程去了一趟凤凰山。不是去逛风景，也不是去重温我工作过的矿山，而是再到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看看。新四军在皖南有过辉煌与悲壮！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了为理想为民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铁军精神。

10多年没来，感觉这里变新了变美了。溪水潺潺，山坡地里的丹皮花白得分外惹眼。山谷间新修的水泥路宛若一根飘带，连接起金山冲，新屋岭和丁山俞。黛瓦红瓦粉墙砖墙在峰回路转之间若隐若现。尤为别具一格的是村口公厕，卵石小路月亮门，典雅如庭院。“新屋岭欢迎你”标语牌，让我想起铜陵县第一次党代会在村里周氏小学召开的历史。站在新屋岭朝东望，对面山上便是竹马山自然村。抗战初期，团部就设在山坡上一户农舍里。

记得1985年我头一回来到竹马山时，这户农舍的主人陈老太已经86岁了。也许她家房屋位置具有地形地物军事优势，从1939年到1940年先后被新四军老五团和老一团选做团部。老一团驻扎的时间长些，所以陈老太关于老一团的回忆就多一些。她家的房子从大门进来依次是过厅、天井、中堂厅，夹道至后门。陈老太说中堂厅作了团部的会议室。她们一家住在中堂厅左边的两间厢房里；右边两间厢房分别住着团长傅秋涛和政委江渭清。项英到凤凰山就住在傅团长的房里。据老人

回忆，项英是1939年7月到凤凰山的，出席了在“后陈家操场”举行的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大会。驻扎在繁昌中分徐村的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也赶来出席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南洋华侨慰问团。

团部旧址是当年的老屋，屋里还保留着一行80多年前的字迹。字是用蓝墨水钢笔写的，随手写在厅堂的板壁上：“新四军的同志们快快来我们一起向着纳光明的大道前进好吗”。“薪”、“纳”别字或许是书写者别出心裁所致。陈老太说团部有两个警卫员，年纪小，喜欢写写画画。字可能是他们随手写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新四军突围人员。在“石头也要过刀”的叫嚣声中，他们搜查了这所房屋，拷问房东陈老太夫妇。事先，主人在板壁前堆放了一些杂物遮挡板壁上的字迹，加上字体不大才没被敌人发现。

我早上进山的时候路过新桥头，特地下车瞻仰了桥头的烈士墓。通往墓地的小径被飘落的树叶和花瓣覆盖，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坟莹庄严肃穆。墓前立有一块石碑，近前细看，石碑的背面刻有较长的墓志铭，我用手机拍下了石碑上的文字：“袁跃平烈士是江苏省句容县洽口人，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党，任新四军某部三营八连四班班长。另一位革命烈士系弹药手，姓名不详，是安徽宣

城县人，一九三九年入伍，当时牺牲年仅二十一岁。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在新桥头伏击战中，袁跃平班长奉命率领全班十三名战士同五十倍于己的日军进行浴血奋战，打死日军官八人，其中一人是少将旅团长。终因力量悬殊，袁跃平同志和弹药手不幸中弹牺牲。”文字是1996年乡政府补刻的。这次战斗为当地老百姓口碑相传，津津乐道。1970年我到凤凰山工作时，还有年纪大的村民说起这次战斗，说战士们突围出去之后，鬼子也撤走了，老百姓将牺牲的同志悄悄埋葬。解放初期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刻“两位同志之墓”。后来我查找相关历史资料，读到傅秋涛在1939年写的《铜陵一个月报告》。《报告》里老一团对日寇作战频率相当高，平均两天就有一次战斗。

最初，我们并不知道团部在哪里。198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一书提到在铜陵凤凰山“金山冲到丁山俞之间”。为此我曾经下功夫访问过一些村民，也都是语焉不详。有人叫我去问周校长。周校长解放前是周氏私立小学的校长，国共合作时期，与我方人员打过交道，比较熟悉当时的情况。我找到新屋岭他家里，一回生二回熟，通过多次交往，我们成了忘年交。有一回，他向我讲述了一件令他全家担惊后怕的往事。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八月，一天夜里3个新四军部队人员敲响他家的大门，要求在他家躲避一下。周校长一看就明白

他们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脱逃出来的。其中一位他认识，叫周水平，是凤凰山本地参加新四军的。周校长将他们安置在稻仓里，仓板上面堆压刚从地里收割的花生杆子。也许是周校长的特殊身份起了作用，将挨家挨户盘查人员应付过去。周水平他们躲了四天之后，告别周校长奔江北新四军部队去了。

事有凑巧，我后来从另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周水平！这让我激动不已。文章名为《赤石暴动人物寻踪》，刊登在1995年第一期《新华文摘》上。文章中写道：“分散突围后至今音信全无的失踪者有：陆明、章品芬、钟克、傅孝和、何松风、周水平、顾天才、黄甫。这些同志在集中营对敌斗争是坚决的，也正因此被编入‘顽固队’六中队。”至此，终于搞清楚周水平等人是赤石暴动成功脱逃人员。上饶集中营对待关押的新四军被俘人员先软化，不自首就转去做苦役，还不自首就定为“顽固不化分子”拖出去毒打一顿，然后送进茅家岭关押，进行毫无人性的折磨。

回去的路上，车窗外春日融融，欣欣向荣，一条巨幅标语跳进我的眼帘“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心有所动，这不正体现了向那光明的大道前进的初心吗？



出淤泥而不染

李海波 摄

红船！在破浪中前进

□杨勤华

和风惠畅，红船放光
一种激情在胸中荡漾
从一百年前驶来的红船呀
让南湖的浪花
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那是革命者不屈的理想
那是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风雨飘摇，家国沧桑
一个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
在挣扎中寻找阳光
前途渺茫，无数仁人志士
都在寻找救国良方
终于在红船的引领下
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鲜血在湖中流淌
硝烟在船头弥漫
一个个革命者的头颅
高高昂起在红船的桅杆上
没有谁能阻挡住红船破浪前进
军阀，帝国主义，反动派
都被击得粉碎

一个新生的中国诞生了
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了
红船从苦难中驶来
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荣光
它，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力量

此时此刻
新时代的号角又已吹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一道凝聚着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光芒
我们向红船致敬
我们更需要红船的精神和力量
它必将激励我们
继续昂首向前，乘风破浪！

红船，时光且住

□杨信友

一轮红日，喷薄出东方！红船，她是革命的航船；南湖，她是革命航船起航的港湾。

登上这艘红船，我们不免生出几许神秘感。钻进窄窄的船舱，环视四周，仅见一张八仙桌，几只白色瓷杯，十余把木椅，这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场，简朴得让人无法想象，却庄严得让人肃然起敬。这红船虽窄，但负载极重；这红船虽小，却名垂青史，她与后来的井冈山翠竹、瑞金水井、遵义会址、延安宝塔、河北西柏坡、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神圣标志。

南湖所特有的烟雨苍茫的氛围，足以使人们生发跨越历史的思索：南湖红船载着七月的嘱咐和重托，在漫漫岁月长河上执著前行。她是一个伟大政党的摇篮，是一部恢宏传奇的开端，是一种可贵精神的发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们，在南湖红船风云聚会，他们以中国脊梁为笔，以赤子热血为墨，书写世纪宣言，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犹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南湖之舟的革命圣火，燎原成中国光明的前程。嘉兴南湖在一个特

殊的日子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因此载入中国的史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解缆起航的地方；南湖红船，穿越峥嵘岁月的风烟，穿越沧桑历史的悲壮，在彩霞满天的黎明，驶入中南海。南湖红船的舵手们，迈着胜利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这艘航船，作为南湖革命纪念馆，供各地游客瞻仰。

1964年，董必武重来南湖，他登上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一定是心潮澎湃，涛翻云涌。

南湖岸边垂柳依依，撩起我们无边的思绪；湖中水面波光粼粼，搅动我们心湖的波涛。回首望去，红船仿佛在满湖跳动的浪花里，迎着喷薄而出的旭日航行，坚毅地驶向既定的彼岸……



诗话夏天

□程新兵

夏天是什么？夏天是一池潭水，时而清澈见底，时而出其不意；夏天是一幅抽象画，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就有不同的感受；夏天是一纸华丽的篇章，有品不尽的妙词佳句，让人回味无穷。

走进夏天，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有“夏荷千娇弄蔷薇”的热烈，有“阴阴夏木转黄鹂”的旋律，有“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的清新。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夏天是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情趣，沉醉在浓香的花海中；夏天是徐夤“长养薰风拂晓吹，渐开荷蕊落蔷薇”的安逸，沐浴和煦暖阳静看荷花、菱角与蔷薇花的交替；夏天是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清幽美景，感悟深沉的山林寂静；夏天是李白“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的逍遥，涤荡无拘无束旷达潇洒的悠然。

初夏是杨万里“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的沉浸童心复萌中闲逸的意态，更是王安石“晴日暖风生暖气，绿阴幽草落花时”的夏天清幽胜过春天的感怀；仲夏是杜甫“仲夏苦夜短，

开轩纳微凉”的闷热难耐的惆怅，更是陈文述“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的夏日遇雨时快慰舒畅；季夏是刘言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暑气渐消秋风阵阵而起的酣畅，更是李商隐“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的秋蝉鸣柳的落暮。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夏天是风，吹在梦里；夏天是雨，落在心里；夏天是雨，落在心里；夏天是在夏意盎然的小池中，有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雄伟气势和蓬勃力量；夏天是在阵阵凉爽的夏风中，有茉莉花一开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的淡淡幽香；夏天是在蝶舞蜂飞的花丛中，有槐花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的清甜寻找生如夏花的绚烂。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夏天是草木花虫，生机勃勃；夏天是草坪绿草，竞相拔地；夏天是路旁柳树，摇曳枝条。夏日炎炎，能就江楼消暑否？在古诗里，能寻一丝沁凉，书册中穿越而来的清凉夏风，足以慰藉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心灵。

不争则宁

□李仙云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每次遇到让人愤懑或心塞的事，杨绛先生这句话，就像一帖良药，总能让我两肩一耸淡然释怀。在这个彰显个性的年代，似乎“针尖对麦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属处世之道，不吐不快，不回怼不足以泄愤。可很多时候，我却选择静默缄口，不争不辩，因为人生必须懂得取舍，不与滥人撕扯纠缠，不将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蝇营狗苟之事中，低调蕴含的是内心的修为与智慧。

一次在一条三岔路口，我电动轮椅沿着斑马线穿行，突然一辆车子极速驶来，他一个急刹车，我也立即刹住轮椅，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血气方刚，他停住车对我撒口大骂：“你腿我脑袋也坏掉了，想撞死啊，看不到汽车开过来啊……”我回了句：“这是斑马线，应该车让行人啊！”“你懂个屁啊，还车让行人……”在他污言秽语的谩骂中，道路两边停下的汽车已越来越多，我冷笑一声随即离开了。

事后讲与友人听，她气愤至极：“你可真能忍，谁会讲出那么恶毒的话。要放在我身上，立即拨打110，看谁对谁错。这种人，绝不能姑息迁就，对恶的纵容就是对善的欺凌，换做我，绝不轻饶。”但那天，我有一个重要的约稿必须在当晚完成，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与他内耗，而且我曾患重度高血压，必须管控好情绪，所以我选择默默离开。

这是来自一个陌生文友的微信语音：“程老师，你肯定对我很陌生，但我很喜欢你的文字。我是苏州的李仙云，2016年开始写作，和著名作家凌鼎年是一个地方的。”“我是一个轮椅上的写作者，基于对文字的喜爱，偶尔翻开一些书籍、杂志，或打开电脑上可以看到

的副刊，我经常看到你的文字，看过好多篇什，真的觉得很有共鸣感，很喜欢。”“我关注你的朋友圈，也关注你的博客，我是新浪博客的金心，也把你的博客链接在我的博客上了。今天看了你在朋友圈发的图片，是读书的文章，却看不清，写读书文字是我偏爱的，所以我想看看你写的读书文字。人与人之间，文字是可以走心的，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文字在我读过之后，感觉总是那么有韵味。”

听了这几段微信语音，我打了一行字，说：“谢谢你对我的关注、抬爱，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会用微信网页版将你看不清的文章全文发给你指正。”接着，我又打出一行字，同时发了个微笑的心情符：“原谅我，从来不用语音聊天，因为我的乡音太重，动辄让人听不懂。但你的声音很好听，也听得出你很有语言天赋，这是我学不来的。我发在图片上的文章是几篇读书随笔，不是书评，也许又一次会让你走心呢！”

就这么一次对话，轮椅上的写作者李仙云的名字自然而然后融入了我的脑海中。好几次，我翻开她的聊天语音倾听，感觉那就是尘世天籁。我想，对个体的人而言，上天也许会不经意夺去一些什么，但一定也会额外给予一些什么。

不久的一天，我进入她的博客，读了她的部分博客文章，看了有关她人生故事的报道，不能不为这位轮椅上的写作者击掌赞叹。

她在17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脊髓损伤，从此只能靠轮椅度日。但

她并没有因此萎靡不振，而是不间断地寻找人生的突破口。哪怕各种尝试各种努力无果，她依然不怨不艾。后来她一门心思学会使用计算机，然后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所见所思、读书感悟诉诸键盘，敲入电脑，向各地报刊投稿。

因为她的作品有分量、有质感，很快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编辑的慧眼识珠，作品频频见诸报刊。就这样，她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轮椅上的写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一个用文字寄寓情怀，诉说心语，温暖人生的轮椅女子。”

《在书的世界寻找自己》这篇短文中，她说，阅读是灵魂的相依。因为被禁锢在轮椅上，她认为读书是梳理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对话、也与内心的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她是不幸的，但她看到了比她更不幸的人，也同时看到了这其中有一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不朽的光芒，她因此有了对生命更铭心更刻骨的敬爱。

读着他人的文字，她一次次陷入共鸣中，也一次次擦出灵性的火花。她自己的文字呢，也因此一发不可收地绽放着人性中最亮丽的色彩。在逼退的时光长廊中，她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知性女子，以平静的姿态，捧着一卷图书，隔窗望着远方，也望着自己的内心深处。时光，忽地澄澈亮堂起来；岁月，刹那变得静寂而美好。

一个人的内心是真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一个人的内心是美好的，世界就是美好的。还是让我们好好咀嚼一下李仙云内心的声音吧：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一个一直不停地和命运抗争的人，最在意自己写出的文字是否有光亮、有力量，是否可以温暖和激励更多还在逆境中苦苦挣扎的人，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程应峰

予人光亮的轮椅写作者